

66

啄木鸟有“森林卫士”“林木医生”称号,像个农夫起早贪黑,终日劳作,“笃”“笃”“笃”“笃”,是它唱给森林的歌。在人们的印象里,很少见到啄木鸟成对嬉戏或结伴玩耍,它们栖于森林,劳作于森林,终生与森林为伴,任务只有一个:捕捉害虫。

啄木鸟勤快,一天要捕捉 1500 条害虫。1500,数量惊人!“笃”“笃”“笃”“笃”,一条天牛幼虫被啄出。“笃”“笃”“笃”“笃”,一条藏身于树干深处的蛀虫,企图躲过一劫。狐狸再狡猾,也逃不过好猎手——啄木鸟巧施“击鼓驱虫”妙计,一番较量,最终蛀虫成了口中美食。

“笃”“笃”“笃”“笃”,这是啄木鸟献给害虫的丧钟。

啄木鸟极有耐心,一棵树上不管有多少害虫,今天捉不完明天继续,直至捕完才会离开。

一座村庄,有两三对啄木鸟,树木便能健康生长。

“森林卫士”“林木医生”,名不虚传!

啄木鸟种类多,体形不一,大者似鹤,小者如雀。分有二色,绿色与斑点。绿啄木鸟色彩鲜艳、华丽,像个精灵,极为醒目;斑啄木鸟色如树体,较为隐蔽,循声寻找才可发现。

造物主赐给啄木鸟一张锋利的喙喙和一颗防震头颅——它们用喙喙啄开树体捕捉害虫,头颅在喙喙极速啄击中安然无虞,不受损伤。人类研究啄木鸟的头颅结构,于是有了安全帽和防震盔。

这是啄木鸟对人类的又一贡献。发明需要启迪,启迪无处不在。

67

猫头鹰面似猫,嘴喙锋爪,目露寒光,昼伏夜出,行为诡异,人们不太喜欢。民间称它是不祥之鸟,也有说它是逐魂鸟、报丧鸟。“夜猫子进宅,好事不来。”“不怕夜猫子叫,就怕夜猫子笑。”这些流传于民间的俗语,说的都是它。

猫头鹰叫声阴森、刺耳,酷似鬼叫,夜间冷不丁从林间传出,赶夜路的人听到浑身起冷子,脚下乱了方寸;胆小者闻之畏首畏尾,不敢出门;孩子听到,吓得用被蒙头,久久不敢入睡。有些孩子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猫头鹰。大人抓住软肋,孩子不听话,不说狼来啦,而说猫头鹰,孩子满脸惊恐,立马乖顺。

更有甚者,把猫头鹰当成厄运和死亡的象征。

传说一男子出门办事,事成返回,日夜兼程,估摸子夜到家。傍晚时分,男子路过一片树林。林里幼树多,风吹树动,沙沙有声,仿佛窃窃私语。这时如果没有猫头鹰出现,男子很快就会穿过树林。男子知道,穿过树林,前面就是

平坦大道。希望就在眼前,男子加速前行。可能是男子脚步有点重,一只猫头鹰受到惊吓,幽灵似的从林里飞出,报丧似的嚎叫几声,眨眼间不见踪影。男子慌作一团,仿佛被施了定身法,一动不动地立在林间。子夜时分,男子家人不见人回,于是出门迎接。走了一程,又走一程,进了树林见有一人,看着像男子,近前一看果然是。家人拉上男子上了大道,回到家,男子倒头便睡。第二天早饭时分,家人见男子没有起床,就去叫他,左喊不醒,右喊不醒,揭开被子,发现男子已离开人世。

全是猫头鹰作的孽!

传说得以印证,人们对猫头鹰愈加深恶痛绝。真乃不白之冤!

了解猫头鹰习性的人知道,猫头鹰是捕鼠高手,一只平均每天捕食三只鼠,一年捕鼠千只以上。老鼠偷吃粮食、传播疾病,为“四害”之一,消灭老鼠,既保护了粮食,也除了害。仅此一条,就应将猫头鹰划归益鸟行列。公正,人类需要,鸟类同样需要。

68

雄鹰为蓝天而生,蓝天是它的疆场,任由驰骋。如果你去西藏,有幸登上喜马拉雅山;或到新疆,踏入一望无际的戈壁荒漠,你举首仰望,你的视野里一定会出现一个或几个黑色点点。这些疑似太阳黑子的点点是静止的、凝固的,仿佛镶嵌在蓝天里的一颗颗美人痣,又似天体里几颗低垂的星斗。或许你会怀疑,怀疑你有高原反应,引起眼睛不适。其实不然,当你再次举首,凝眸那些点点,不难发现,它们在缓缓飘移,而且悠然自得,如入无人之境。

这些点点就是雄鹰。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登高远望,一目千里!

恣意!

率性!

霸气!

雄鹰行动迅猛、快捷,充满阳刚之气。游牧民族崇拜鹰,以鹰为尊;某些国家,鹰是他们的精神图腾,王室的标志是鹰,国旗的图案也是鹰。鹰至高无上,不可亵渎。

这是鹰的骄傲!

下至髫龄孩子,上到白首老翁,每个人对鹰都不陌生。可以肯定地说,一个人对鹰的最初印象多来自童年游戏:老鹰捉小鸡——

“天上老鹰飞呀,好像黑云遮天。小鸡小鸡快来,快快躲起来呀,躲起来呀,躲起来呀。”

童年的记忆是烙印,铭刻在大脑深处,永生不会忘记。

游戏还在继续,将会一代一代传下去。岁月不老,儿歌永在!

“心声心画”是中国传统文论中聚讼不休的重要主题之一,而两宋之交重要词人朱敦儒,其《樵歌》的清绝词品与其晚年依附秦桧的政治波折常常被结合起来,成为一大公案。以朱敦儒的生平经历为纬,通过具体词作梳理其真实的心迹,对我们正确评价这位词人,以及理解“心声心画”这一话题都是非常重要的。

朱敦儒(1081-1159),字希真,号岩壑,洛阳人。两宋之交代表词人,因独特的风格以及不俗的成就,在宋代词坛上占据一定的地位,现有词集《樵歌》(又名《太平樵歌》)传世。他是宋代少有的,以词作完整地展现一生波折的词人,淋漓地披露了文人在动荡变幻的时局下的忽喜忽忧,既自矜又彷徨的心态。因此,将他的词作与生平经历结合,可以较为准确地把握其真实的心迹脉络,进而窥探到导致其晚年消极颓废的悲剧命运的深层因素。

#### 一、心迹梳理

关于朱敦儒的生平,笔者依照学界普遍采用的三分法,即以靖康之变前为前期,靖康之变至其告老致仕为中期,致仕退隐至去世为后期。以下将详加分析:

##### 1.鲜衣怒马,自在风流 (1081-1126)

朱敦儒人生的前四十五年(从出生直到靖康之变),基本是以故乡洛阳为核心,过着恣意狂放的潇洒生活。在当时即有词名,与陈与义等人并称“洛中八俊”,人称“词俊”。《宋史》本传载其靖康年间曾被召,自辞还。他的前期词作大体分为两种,其中一部分带有一定模仿痕迹的艳词,意义一般不大,令人瞩目的则是另外一些抒发自身狂放不羁性情的词作,如代表作《鹧鸪天·西都作》:

**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分付与疏狂。曾批给雨支风券,累上留云借月章。**

**诗万首,酒千觞。几曾着眼看侯王?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

唐代李太白酒酣绝尘,也只被称作“谪仙人”。朱敦儒将“谪”字都拿掉,以仙官自居,宣称疏狂性情是上天所赐,其狂放风貌可见。此词当时即脍炙人口,也为晚年的聚讼纷纭留下了一个大伏笔。

##### 2.国破家亡,飘零尘网 (1127-1149)

随着靖康之变中原沦丧,朱敦儒也背井离乡,开始南渡生涯。从他的词作来看,南渡路线大概是从中原沿运河入江苏,从江苏南下至江西,再到两广。与同时期大量南渡词人一样,他写有很多感伤时的作品,大体风格则显沉痛悲凉。作品中大量出现“泪”字,如“有泪看芳草,无路认西州”(《水调歌头·淮阴作》)、“试倩悲风吹泪,过扬州”(《相见欢·金陵城上》)、“曲终泪湿琵琶,谁扶上马,不省还家”(《菱荷香·金陵》)等等,不胜枚举。

在岭南稍有安顿,战局也逐渐转向僵持的情况下,朱敦儒的消极心态有所改变,出现了一些劲拔有气,甚至有建功立业思想的词作。如《蕲山溪·和人冬至韵》“追剑履,辞黄绮,珍重萧生意”,“黄绮”,汉代商山四

皓,代指隐士,表明自己已有不再隐居,而是学习汉丞相萧何匡扶天下的想法。又如《水龙吟·感事》“回首妖氛未扫,问人间英雄何处”、《沙塞子·大悲再作》“莫作楚囚相泣,倾银汉,洗瑶池,看尽人间桃李拂衣归”,这种积极风貌与漂泊时期截然不同。于是乎在宋高宗绍兴二年(或者说绍兴三年),朱敦儒应召出任。

这次出任的原因,或者是他的心态有所改观,或者是老朋友如陈与义等加以推动,又有人说是高宗杀文人的震慑效果,又有人说是迫于生计。总之他出来当了十几年的官,期间没发生什么太重要的事情。从政治立场看,这段时间他是站在秦桧的对立面上。邓椿《画继》记载朱敦儒画画不错,秦桧想借以笼络他,朱敦儒宁愿自黑而不是自己的画也要“退避不居”。这段时间他虽然还有怀念故国的词作,如《鹧鸪天》:

**唱得梨园绝代声。前朝惟数李夫人。自从惊破霓裳后,楚秦吴歌扇里新。**

**秦峰雁,越溪砧。西风北客两飘零。尊前忽听当时曲,侧帽停杯泪满巾。**

但明显情调又趋于悲凉,热情逐渐熄灭。更多词作则显示出他心灰意冷,欲去未去,如《鹧鸪天》“如今但欲关门睡,一任梅花作雪飞”。绍兴十六年,言官弹劾朱敦儒和抗战派大臣朱光宪结善,罢了他的官。十九年,朱敦儒自请以本官致仕(退休),终于离开官场。

##### 3.退隐江湖,晚节不保 (1150-1159)

朱敦儒刚告老退休时也是“照例”发了一些牢骚,如“因甚不闲他,强要争工巧”(《忆帝京》)、“太平时,向花前不醉,如何休得”(《梦玉人引·和祝圣俞》)等。不过很快他就以闲适自适,隐居于浙江嘉禾。隐居期间他创作了大量冲淡闲适的隐逸词,达到了人生创作生涯里的又一大高峰。其中代表作当然是《好事近·渔父词》,如第一首:

**摇首出红尘,醒醉更无时节。活计绿蓑青笠,惯被霜冲雪。**

**晚来风定钓丝闲,上下是新月。千里水天一色,看孤鸿明灭。**

这样情怀高洁的作品给他带来了很高的声誉。周密《澄怀录》记载陆游的一段话:“朱希真居嘉禾,与朋侪偕之。闻笛声自烟波间起,顷之,棹小舟而上,则与俱归。室中悬琴、筑、阮咸之类,檐间有珍禽,皆目所未睹。室中簋缶贮果实脯醢,客至,挑取以奉客。”如果朱敦儒的人生历程到此打住,那么即便还未尽善,也可以说是尽美了。偏偏在他人生接近最后的1155年出了一件大事。周必大《二老堂诗话》记载:“秦丞相晚用其子某为副定官,欲令希真教秦伯阳作诗,遂落致仕,除鸿�寺少卿,盖久废之官也。”

依附秦桧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便有人找出朱敦儒年轻时那阙《鹧鸪天》,改

## 希真？

### ——朱敦儒词品与人品

■ 杨磊

成七绝嘲讽他言行不一:“少室山人久挂冠,不知何事到长安。如今纵插梅花醉,未必王侯着眼看。”而且朱敦儒才刚出来做了十几天的官,秦桧就一命呜呼。紧接朱敦儒就被罢官,落了个大笑话。此事对他心态造成了沉重打击,再次回家的朱敦儒由闲适变成了颓废,词中充斥着消极灰废的思想,直到他去世前的《西江月》都是如此:

**元是西都散汉,江南今日衰翁。从来颠怪更心风。做尽百般无用。**

**屈指八旬将到,回头万事皆空。云间鸿雁草间虫。共我一般做梦。**

朱敦儒一生经历大致如上,反观他最后出仕的性质,有人直斥他是“晚节不保”,也有人替他开脱。同样是周必大的《二老堂诗话》就说“其实希真老爱其子,而畏避罪戾,不敢不起,识者怜之。”对他报以相当的同情。事实上这些或许可以算是理由,但没法消除他的确折节出仕的污点。我们的研究不是为了争论孰是孰非,而是希望能够了解词人的内心,他是否真的言行不一,又为何如此。

#### 二、求真得真

事实上,通观朱敦儒的《樵歌》全集,我们有感于这位词人将他一生的心迹变化完整地呈现给我们面前。从这个角度因为我们不能说朱敦儒不“真”,然而他却终究因为前后的“言行不一”惹来千古是非。细究词人一生心迹变化,我们发现始终有一个内在因素在加以左右,导致了其人生的悲剧,那就是性格的软弱。

从词人南渡时期忧国忧民词作的大体面貌可以看出,在那个动荡飘零的大环境下他的心境十分沮丧悲凉。同时代词的南渡词人,即使是李清照一介女子,也有“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不凡壮语,而朱敦儒常常只是以泪洗面。他还算积极向上的词作,基本都作于相对安定即将出仕的那个短暂时期,而一旦面临官场的失意,热情就又消散殆尽。同样,他早年的狂放不羁,和晚年的安闲自适,都是建立在稳定的外部环境上的。可见身为一个天性软弱的人,他对自己的一切期许都需要足够的外力加以支撑。倘若外部环境变得恶劣,比如秦桧的权势压迫,他就很难主动去把持住自己的命运,落得言行不一的下场。

这还只是悲剧的开始。读《樵歌》,最令人压抑的当属他第二次罢归后的灰颓颓废情调。词人没能通过反思正确地认识到自己的软弱,导致了我们认为的他晚年真正的悲剧。朱敦儒被逼出仕,有人对他表示同情,他也自认为委屈。诚然他有他自己的苦衷,但是他未能

## 儿时的夏夜

■ 颜巧霞

太阳像疯足闹够的小孩,失了当午火热的精气神儿,从西边的屋顶上跌落下去。邻家的老井吱呀呀地唱着歌,相邻的村户来打井水。把井水用水桶拎回去冰一冰热气腾腾的绿豆粥,再浇一浇水泥砌成的天井地面,地面被中午的毒太阳,晒得热烫烫。庭院前的蔬菜采上河水浇上一遍,碧生生的好看,泛出植物特有的清凉新鲜气息。

夏夜快要拉开帷幕了,我们一家人在天井里围桌而坐,喝凉下来的绿豆粥,月亮不知什么

时候悄悄地坐在树梢上,静静地

看着院子里的人们,像邻家腼腆

的姑娘,静默不语,只是一派温柔娴静。趁着月色,乡邻们都都聚了过来,谈天说地。男人们大都站着,晃着结实有力的光膀子,闲扯着稻子的收成,说说远远地方的奇闻轶事。女人们则一手蒲扇,一手怀接着吃奶的孩子,聊着家常话。老人脚边缠着几个爱听故事的孩子,他们缓缓地

说起,“伍子胥一夜白了头,岳飞精忠报国,白娘子水漫金山寺……”孩子们怎么也听不够,夜夜缠着老人讲他知道的故事。

月色不好的夜晚,正是捉萤火虫的好时候。我把祖父的二锅头玻璃酒瓶擦得雪亮,带上大蒲

扇去捉萤火虫,用大蒲扇扑,扑着一只,放进瓶子里。等瓶子里的萤火虫聚多了,这只玻璃瓶就成了城市街头的一只霓虹灯,明明灭灭,闪闪烁烁。这只装着萤火虫的瓶子,被顽皮的我们放在屋外的石阶上。

不一会儿,更多萤火虫飞过来。童年时候只以为虫儿有趣,成年后,我竟细细思量起小萤火虫这样的举动,它们为什么会飞来,是为着爱情、友情、亲情?是为着最后的热闹相聚,还是不忍叛变离去?后来,从古诗里找到知音,宋朝的刘季孙也曾这样感慨:“呢喃燕子语梁间,底事来惊梦里闲。说与旁人

浑不解,杖藜携酒看芝山。”

童年的夏夜,我还羡慕过一位堂姐。平时穿布裤、布褂干活的堂姐,晚夜洗澡后会穿上她舅舅从上海带回来的真丝连衣裙。裙子上白底上撒着绿圆点,袖子和下摆都镶滚了绿色的荷叶边。长相普通的堂姐穿上这裙竟像一株亭亭的荷,楚楚动人。我在心里盼望自己快快长大,长得像堂姐那样,可以穿荷叶边的绿长裙。终于长大,有了各式各样的裙,却开始怀念从前,盼望回到那样静幽幽,捉萤火、听故事,心里有股股盼望的童年夏夜。

这就是我珍贵的儿时回忆,乡村的夏夜。



建设中的高铁

■ 管伟法

直面自己存在的问题,而是最终将责任归结到世态人情上。有一阙《西江月》开篇即“世事短如春梦,人情薄似秋云”,而一切不过“万事原来有命”罢了。由于对世情产生了根本上的

否定,他开始不再着眼外物,转而封闭自己。《临江仙》词云:

**堪笑一场颠倒梦,元来恰似浮云。尘劳何事最相牵。今朝忙到夜,过腊又逢春。**

**流水滔滔无住处,飞光忽忽西沉。世间谁是百年人。个中须著眼,认取自家身。**

词人认为万事万物皆不足为凭,那么别人的意见也就不不要在意,只需要留心自己就行了。他把自身与外界彻底割裂,又作一篇《临江仙》:

**信取虚空无一物,个中著甚商量。风头紧后白云忙。风元无去住,云自没行藏。**

**莫听古人闲话语,终归失马亡羊。自家肠肚自端详。一齐齐打破,放出大圆光。**

用禅语入词,将世间万物视若虚空。道家教人以辩证的眼光看问题,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亡羊补牢犹未为晚,而朱敦儒则说纠结是祸是福还不仍是执妄,有何意义,不如全部打破。再结合前举他去世前不久所作的《西江月》,视世间万物与自己一般都是做梦,几乎将自己平生所曾秉持的一切全部否定。词人晚年的消极思想几近于偏执的程度,无怪乎被薛砺若《宋词通论》称为“南渡前后最大的一位颓废派词人”。考其所以然,也是未能直面自己的软弱,逃避自我导致。朱敦儒作为一位成功展示自身多面性的词人,却终究没能把握真实的自己,“希真”二字,令人感叹。

#### 三、心声心画

“心声心画总失真”,文学史上大多的文人表现出了言行不一,人品不及文品的失态。试举与朱敦儒同时期的一例:

**寒林烟重暝栖鸦,远寺疏钟送落霞。无限岭云遮不断,数声和月到山家。**

这首七绝读之可感清光鉴人。然而它的作者叫刘豫,北宋官员,投降金朝被扶持为伪齐政权皇帝,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又何止“拜路尘”的潘岳而已。

事实上,千古文人除了反复批驳前人言行不一外,也有不少人回过头来审视立言与立身的关系,提出应该将立言同立身分开处理的观点。南朝梁简文帝萧纲《诚当阳公大心书》中就直言:“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认为处世之道和文章风格的追求应该是不同的。赵令畤《侯鲭录》也记载了一个小故事:“欧阳文忠公尝以诗荐一士人与王渭州仲仪,仲仪待之甚重,未几贬戍。仲仪归朝,见文忠论及此,文忠笑曰:‘诗不可信也如此。’”欧阳修这个“笑”说明他对“诗不可信”这个现象早已见怪不怪。这种思想与传统的道德文章观念有所不同,可以

说比较客观,但是堕入末流,就又出现了一类恬不知耻的论调。清人笔记《嗜亭续录》卷三记有王西庄事。此人工于心计,科场得意,为人极贪婪。人知其“所著书多慷慨激昂语,盖自掩贪陋也”。于是有人问他:“先生学问富有,而乃贪吝不已,不畏后世之名节乎?”他得意地答道:“贪鄙不过一时之嘲,学问乃千古之业。余自信文名可以传世。至百年后,口碑已没,而著作常存,吾之道德文章犹自在也。”

对于心声心画的关系,钱钟书《管锥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195条有过一段专门的论述,与朱敦儒颇为贴合:“‘文如其人’,老生常谈,而亦谈何容易哉!虽然,观文章固未能灼见作者平生为人行事之‘真’,却颇足征其可为、愿为何如人,与夫其自负及欲人视己为何如人。”即,文章虽然不能真实地表现出作者的人格,但是至少可以印证作者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自认为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或希望别人认为他是什么样的人。朱敦儒的词没能把握住最真实的自己,但至少证明了他想成为以及自以为成为了什么样的人,所以文章即使未全如其人,也自有它的参考价值,不可一笔抹杀。

那么,在评价一个文人人格与作品的矛盾关系时,笔者认为就不能以一个简单的“是”或者“不是”加以裁断,也不能人云亦云。如果真要评论一个文人,那首先应该细读他的作品,了解他的经历、处境与心理变化,然后再得出自己的判断。钱钟书同样在《管锥编》里论道:“立意行文与立身行世,通而不同,向背俯伏,乍乍背离,作者人人殊;一人所作,复随时地而殊;一时一地之篇章,复因体制而殊;一体之制复以称题当务而殊。若夫齐万殊为一切,就文章而武断,概以自诩载为自陈身世,传奇、传记,权实不同,睹纸上谈兵、空中楼阁,亦如痴人闻梦、死句参禅,固学士所乐道优为,然而慎思明辨者勿敢附和也。”也就是说,不同的作家,他们的性格,经历,环境等等都是不同的;就算是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不同处境心境也是不同的;即使是同一时期的文章,也因为体裁等原因有所不同;即使同一体裁,也会因命题不同而不一样。如果非要只以一个标准来裁断这些文章,那几乎就是胶柱鼓瑟,不能得其悬解。了解这一点,我们读文章、做学问、下论断,是需要慎之又慎的。

#### 结语

朱敦儒以其富有个性的词作为我们详细展现了一个无力文人在动荡的时局中的心迹变化与难以避免的尴尬悲剧。他的晚年政治上的“失足”确有可能理解之处,然而导致其颓废至死的命运悲剧的根本因素却仍在于他对自我软弱性格的不自知。在对这位词人叹惋的同时,对于“心声心画”是否失真问题,我们也就不应流于表面的褒贬,而要深入考察作者的内心世界与文学的创作环境,然后才能给出较为客观的评价。

(作者:武汉大学文学院)